

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将非遗元素成功“嵌入”现代生活

给民族文化寻出路

阅读提示

在云南，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深层次融合，也带领当地居民走向富裕。

看到我们的纺织品后，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赞不绝口。经他介绍，日本福冈市博物馆专程派人来到村里，买了两套摩梭服装陈列在博物馆内。”阿七独支玛说，这次偶然的机会给了她把摩梭传统手工纺织品带出去看世界的决心，“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让村子里的女性同胞都能依靠纺织过上理想的生活。”

村里25岁的独支拉姆，2004年外出打工，当时每月仅有五六百元的收入。她说，自从跟随阿七玛做手工纺，月收入可达1000多元，不但增加了家庭收入，重要的是还可照顾家庭，再也不用背井离乡，“让姑娘们回来，摩梭人母系家庭才能稳定和延续。”除了挣钱，阿七独支玛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开始的几年里，对于宁宁的摩梭人和其他各民族妇女来说，手工纺织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时女性的一项生存技能。但这种改变是很明显的，因为这些手工，村子里也有了大学生。有些家庭要照顾老病的亲人，也全靠这不定期的微薄收入。只是跟机器相比，这项生存技能显得优势不足，尤其是在充满浮躁的旅游消费市场，愿意停下来了解摩梭手工，并为此支付更多钱的人不多。

她们的焦虑不无道理。此前在丽江古城里，机器围巾仅卖20元~40元/条，手工围巾要卖到60元/条，这导致手工围巾大量滞销。

在民族文化中找出路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重新找到一条出路，阿七独支玛和他的儿子阿七尼玛次尔费了很多心思。

阿七尼玛次尔作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回到村里进行摩梭人非遗手工制作流程的收集和整理。他想用自己

的努力为摩梭人的传统手工艺留下可追溯的历史印记。

经过8年的努力，阿七尼玛次尔目前工作的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已经帮助摩梭人建立了一个摩梭手工艺展览室。在对抗机器复制方面，他在摩梭文化研究会的帮助下，找到12个摩梭图案。这12个图案作为新一代摩梭手工织品的标准图案已经注册版权，获得了各种法律和文化遗产上的出生证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十二个跟摩梭人传统生活有关的图案只能手工织，机器织不了。

“如今，重新回头来看待自己的价值时，发现自己吃亏的原因，原来是完全忽略了摩梭手工除凝结了摩梭女性的汗水之外，还应该具有文化的附加值。”他说。

阿七独支玛说，她过去只知道“文化”就是“读书写字”（汉字），现在发掘摩梭人的手工技艺也是“文化”。显然，阿七独支玛如今致力于传统手工艺的事业，得益于对“文化”的观念转变和信心的建立。

找到非遗元素的接入点

浸透温度的白族扎染、巧夺天工的乌银走铜、傣族手工古法抄造纸到闻名遐迩的鹤庆银器、彝绣服饰。云南是民族艺术的宝库，刺绣、银饰、斑铜等手工艺品无不凝结着传统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与思想情感。

近年来，云南省各地通过创新传承民族“非遗”有益尝试，将非遗元素成功“嵌入”现代生活，通过多种形式，在“食、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非遗与旅游的深层次融合。通过合理利用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项目，推进非遗融入半山酒店等旅游新产品、新业态建设，

实现非遗与旅游要素“住”的链接；依托传统工艺类非遗代表性项目加强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推动以“金、木、土、石、布”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产品向新型旅游商品过渡，实现民族手工艺与旅游要素“购”的链接，让非遗“活”起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保山腾冲高黎贡文化创意产业园邀请手工艺非遗大师入驻，以皮影、土陶、藤编、纸伞、抄纸、布鞋、阿昌织锦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客“零距离接触”，通过“非遗+”活态传承发展模式，将非遗及其衍生品与现代生活和市场接轨，致力于将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市民游客“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隐藏在都市商圈的昆明顺城拾翠市集，市集上的云南礼品主题专区有华宁陶、竹藤编、扎染等非遗产品；特色文创产品则把官渡古镇、讲武堂、大观楼等昆明标志性建筑以及汽锅鸡、炸乳扇等云南特色美食融入创意商品，让消费者带走关于云南、关于昆明的时光和片段。

“让民族文化手工在现代生活中绽放出迷人光彩，就必须找准与当代人需求的连接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业的兴起，城镇游客增多，当地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断开发，扩大了传统手工艺的市场。工艺美术的繁荣同时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诸如一些房地产、物流、食品、旅游等行业也加盟到工艺美术这个行业，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传统手工艺的发展。



四川成都:宽窄巷里人潮

1月26日，游人在四川成都宽窄巷景区观赏民间艺人绝活表演。春节假日，四川省成都市宽窄巷景区迎来众多游客，热闹非凡。游客在了解天府文化的同时，又可品小吃、看灯展、赏非遗、逛庙会，享受假日快乐。 薛俊 摄/人民图片

G 视线

以寻迹戏曲之源为初心守正创新

本报记者 陈俊宇

通过艺术化形式再现南宋时期书会才人写戏情景，呈现宋韵瓯风的生活美学，让中国戏曲史开端的一幕从史书中“活起来”；打破传统舞台的临水观景节目，将晚会现场“空降”至顺水而行的游船之上，让江西南水戏曲曲艺沉浸在塘河岸边、桥上、船上等水上戏曲舞台；以影视化手段的讲述方式，实现千年商港与新时代侨商的跨时空呼应，营造海内外中华儿女因戏结缘、共贺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过大年，看大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春节戏曲晚会》汇集百位戏曲名家、新秀以寻迹戏曲之源为初心，在山水实景、大美天地之间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戏曲盛宴。

春节戏曲晚会开办了33年，据介绍，今年晚会的主舞台设计灵感来源于“源”“圆”二字，首次将主场移步户外，选择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戏曲形态——南戏的诞生地浙江温州进行录制，共同追根溯源，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澎湃不息、一脉相承。

以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戏曲剧本《张协状元》的编撰地九山书会为主舞台，晚会从场地中心延展直径25.5米的圆形地屏舞台，让数字艺术空间技术与传统戏曲相融相生。借鉴宋代美学传统建筑风格，打造12座戏台屋顶与浮屠戏台，形成天下大戏汇聚之感。超过1600平方米的LED大屏如瀑布一般铺展而下，为节目烘托氛围。

晚会还运用AR技术延展舞台，搭配透明奇幻的视觉效果，通过航拍、“天眼”穿梭机等多媒体技术和多维视角拍摄，营造东方美学意境，打造出了梦幻立体的戏曲天地。

今年晚会汇聚来自全国近30个戏曲剧种、70余个院团院校，集结百余位戏曲名家和新生代戏曲传承人，近千名参演人员。

涉案剧《狂飙》：聚合现实主义与主流价值

本报记者 苏墨

日前，由中央政法委宣传教育局、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权威指导的涉案剧《狂飙》正在央视八套热播，引发了人们的观看热潮。近年来，电视剧市场出现了许多反映扫黑除恶的好剧，如《扫黑风暴》《冰雨火》《罚罪》等。《狂飙》作为一部具备独特题材优势和现象级潜质的优秀剧作，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价值引导等方面，给当下涉案剧创作提供了创新之法。

在现实主义的观照下，涉案剧更加注重剧情推理和案件揭秘，在叙述手法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狂飙》切入三条时空脉络，插入刑警安欣、黑恶势力高启强两个角色的人生轨迹，不仅展现了一场跨越20年扫黑除恶的斗争故事，还再现了时代变迁下黑恶势力的形成与崛起，几条线索齐头并进为观众勾勒了一幅正义与邪恶斗争的画卷。

纵观近年来几部优秀的涉案剧，选择多线叙事、插叙等手段来组织故事、设置悬念的尝试屡见不鲜；《扫黑风暴》运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将多条故事线齐头并进，从中央督导组、专案组、市局和地方势力层层铺垫线索；《燃烧》《三叉戟》在顺序手法上，插入过去时空的故事，增加故事容量。非线性叙事的手法使剧集的节奏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均衡之中，引导观众自己在脑海中补全逻辑的空白点，逐渐拼凑出事件的完整版图。

同时，涉案剧要牢牢抓住细节这个关乎成败的内核。为了能够体现时代变化，《狂飙》在场景布置、服装造型设计等细节方面的把控上一丝不苟；宏观处，能勾起不同时期过往回忆的场景设置；微观处，能看到警服汗衫的颜色变化，电脑从台式到薄显示屏的转换……在一个个“润物细无声”的细节基础上，观众在时代坐标中找到相应的定位。

无论是早年的《便衣警察》《黑冰》，还是近年的《破冰行动》《扫黑风暴》等剧，一直以来，人物群像的刻画都是涉案剧的重点，而时代群像的全景式呈现正是《狂飙》的一大亮点。该剧展现了黑白交锋下南海市的众生百态：内心追求正义的人民警察安欣，在与黑恶势力斗争中，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好警察；高启强从被欺压的小鱼贩，在社会摸爬滚打后被大环境所改变，成为后来的黑恶势力代表。该剧以不同人物视角全景式展现黑白交锋与复杂人性，勾勒出中国社会20年时代变迁下的众生烙印。

涉案剧中的角色照进现实，观众看似在剧中，又身处现实，引发人们对社会与人性黑暗面的反思，从而实现现实主义题材涉案剧的警示和教育效果。《狂飙》通过时代交替叙述的方式，抽丝剥茧，带领观众了解黑恶势力崛起的缘由以及扫黑除恶的艰辛，剧中案件发人深省，写实的生活场景，权与法、情与理、善与恶等问题的思辨性，折射出人民对打击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拥护和支持，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教育意义。涉案剧以剧集为媒介，与观众对话，在戏剧故事和现实投射的平衡基础上构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

我国的社会现实为涉案剧题材电视艺术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选材基础和广阔的创作空间。《狂飙》作为国家扫黑除恶行动成果的形象化表达，深刻地描摹了扫黑除恶斗争的真实图景，为涉案类现实题材电视作品提供了创作导向与思路的借鉴。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现实主义涉案剧顺应时势而变，不断调整内容和叙事节奏，折射多元人性，在揭露社会困境的同时承担起现实正向价值引领，正确引导、教育观众的功能，进而实现现实主义与主流价值的聚合。

靠手工过上好生活

“2001年春节，一位来自日本的客人在

湖北云梦：非遗闹新春



1月27日，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黄香文化园表演的国家级非遗三节龙。当日，云梦皮影、三节龙、楚剧等国家级非遗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黄香文化园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游玩。 胡学军 摄/人民图片

G 艺评

线下“复活”，线上文艺也还可以继续

罗筱晓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月28日06时，2023年春节档期总票房超68亿，位列中国影史春节档票房榜第二位。包括《流浪地球2》《满江红》等7部影片在大年初一上映。

除了贡献热度外，它们对电影行业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个标志：3年来，影院时开时关、影片定档又撤档的情况基本成为历史，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正在归来。

与之类似，此前，因疫情受到影响的各类线下文化活动已陆续恢复。去年底，国家大剧院宣布恢复线下演出，并在2022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呈现了两场新年音乐会。流行音乐方面，最容易恢复的Livehouse演出形式成了不少艺人和年轻观众重回线下的首选，有人粗略统计，截至去年底，

2023年前4个月Livehouse待演项目已有700多场。至于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承载各种文化功能的公共场所，也已基本正常开放。

线下文化市场全面复苏，这绝对是让人喜闻乐见的事。回顾过去3年，向来倚重现场、线下形式的文艺行业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它是遭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另一方面，诸多的演出、展览搬到线上，让人们足不出户享受文化生活的方式也在3年间出现。

早在2020年春节假期，国家文物局就在官方网站上紧急扩增了一批在线展览内容，以填补多项文化展览取消的空缺。到了今年，各地博物馆的“云展览”已经相当令人感到惊艳，不仅有线上讲解员、展品360°展示，还有博物馆利用电脑技术，让看展人可用虚拟模式一路欣赏着博物馆外景步入

展厅，可谓另一种沉浸式体验。

线上演出同样是疫情期间文艺领域的产物。2022年，多名艺人在短视频平台举办线上演唱会，观看次数动辄以“亿”为单位计算。虽然场地搬到了线上，但有的演出依然花费重金打造出了电影般的视觉效果。

一开始当然是出于无奈，但当似乎此前被广泛认同的“演出就要去现场、展览就要看实物”理念被打破，人们渐渐感觉到，线下与线上其实各有所长。

线下文艺生活的优点不必多说，从出发去展厅、音乐厅开始到观展、观演结束，整个过程都是一种真实、独特的体验。不过，当展览和音乐会到了线上，时间和距离的限制首先被打破，无论人们身处何地，都可以在虚拟展厅和视频中获得精神满足。

去年下半年，线上演唱会好几次成了舆论关注热点。与在偌大的体育馆沉浸于艺

人演唱、舞台、音响效果不同，当与千万人一起隔着屏幕听到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自己的情绪，以及“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的感觉。

随着线下文艺活动恢复，各类资源投入、相关从业人员的时间、精力乃至观众的注意力必然会随之有所转向，不过显然，人们已经知道线上与线下并非二者只能取其一。比如，国家大剧院去年最后一天的音乐会演出，就在多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

当然，在社会生活全面恢复正常的未来，如果只是简单直播或者把线下的东西照搬到线上，效果会打折扣，流量也必然减少。所谓危机中藏着机遇，经过前期摸索，如果文艺行业能够借助新模式、新技术，将线下做不到的在线上实现，满足用户刚需，让人们可选择的文化生活方式更丰富、更便捷，线上文艺活动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新舞台。